



中国名人全传

# 纪晓岚全传

BIOGRAPHY OF JIXIAOLAN  
Biography of Chinese Personage



杨子忱 李建良 宋益三著

以雄才大略  
强子快伟业  
以风波四起  
开一代风气  
以器高悬  
以器高悬



长春出版社

中国名人全传

# 纪晓岚全传

杨子忱 李建良 宋益三 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10号

中国名人全传  
常万生等 著

---

责任编辑：李凤岐 张 樱

封面设计：陈小牧

---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0  
字数：4100千字

1998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2002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80604-644-5/K·51

定价：384.00元（全十六册）

## 《中国名人全传》编委会

主 编 喻朝刚 杨德宏 常万生

副主编 王占通 董辅文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占通 王长元 李凤畋 李庆皋

李焕荣 庐 山 陈凤和 杨德宏

杨子忱 常万生 张同义 喻朝刚

董辅文

## 目 录

第一章	开 篇 .....	( 1 )
第二章	蒙学乡里 .....	( 3 )
第三章	风流少年 .....	(23)
第四章	进士及第 .....	(38)
第五章	初入翰林 .....	(56)
第六章	督学福建 .....	(77)
第七章	侍读学士 .....	(94)
第八章	逞才东岳 .....	(109)
第九章	月下花前 .....	(127)
第十章	结怨和珅 .....	(141)
第十一章	谪戍伊犁 .....	(156)
第十二章	诏还京都 .....	(171)
第十三章	总纂四库 .....	(192)
第十四章	发配乾隆 .....	(209)
第十五章	扈驾南巡 .....	(224)
第十六章	浮沉宦海 .....	(245)
第十七章	观弈道人 .....	(264)
第十八章	阅微知著 .....	(282)
第十九章	终老京师 .....	(296)
第二十章	篇 余 .....	(308)

## 第一章 开 篇

在直隶的东南隅，河间府的辖境内，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县邑，名曰献县。

这里，地势坦阔，平畴千里，江流密布，河渠纵横，道路宽广，是京畿通往东南地区的门户。“南京到北京，御道十八弓”，其御道穿境而过。它东临渤海，西依太行，南控齐鲁，北锁京津。汉设河间国，武帝刘彻的同父异母兄长刘德，封为河间王，其都城即在此地。刘德死后，因其工于整理古籍，抢救文化遗产，聪明睿智，谥号为“献”，后人称刘德为“河间献王”，献县之名，由此而来。唐窦建德率领农民起义军，在此建大夏国，其王宫金城宫即在献县境内。

行旅过客同流水一样，在这儿观览过、思索过，便又匆匆地逝去了，不曾片刻停留。所留下的和重复着的，亦只有那春夏秋冬四时景物，以及那东西南北八方风云。正因如此，它曾吸引着和吸引过历史上的和现代的多少行人过客。难怪，清代诗人、户部尚书王鸿绪来此，曾禁不住情怀的激荡，遂放襟吟咏道：

地势迎关壮，山形入冀多。黄云连巨鹿，红日散滹沱……

滹沱河，是流经献县的一条大河。它在这里，与滏阳河汇流为子牙河，滔滔东去，奔腾入海。子牙河，河面宽绰，水流深缓，便于船只航行。河流两岸，平畴千里，物产丰硕，交通便利，堪称物阜华丰之地。正因如此，这里人烟稠密，店铺繁多，商贾云集，文化昌盛。

子牙河南岸，有一小镇名叫景城，西汉时为河间国景城县的治所。后来，随着历史演进，景城县撤销，遂降为献县属地。然而，其名称却沿用下来。景城人杰地灵，代有英才，中国历史上唯一当过五朝宰相、辅佐过十位君王的五代时期的冯道（字可道，882~954年），就出生在这里。

历史的航船行进到明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为争夺皇位，假借“靖难”为名，举兵南进。明惠帝朱允炆，派兵北伐“不义之师”，两军交战达四年之久。主战场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地，生灵涂炭，深受祸殃。朱棣攻下南京，称帝改号“永乐”以后，又亲率大军北上，沿途肆意杀戮，报复阻挠他南进的地方武装，使冀鲁等地，雪上加霜，再次惨遭蹂躏，致使田园荒芜，人口骤减，经济萧索。献县一带首当其冲，丁口几被杀戮殆尽。千里沃土，变成荒野一片，原有村庄，也到处断壁残垣，杂草丛生。

朱棣帝位稳定之后，励精图治。于永乐初年，定迁都北京，遂三次下诏“迁民实畿辅”，命令从江苏、江西、山西、陕西等地，向京畿附近地带迁民。

永乐二年（1404年），江苏应天府上元县居民纪椒坡，遵奉朝廷迁大户实畿辅的诏命，带领族人，千里迢迢奔向直隶。

从江苏到直隶，虽然仅隔山东一省，但人地两生，直隶又地面宽广，官府也未指定移民何处定居。途中，纪椒坡一直在盘算着，到哪儿去好呢？当他正处在没有主意时，在徐州遇上了一个算命的先生。那时的人都有些迷信。纪椒坡见到这个算命先生后，心想何不向他问上一问，请他给指个明路，心里有个实底。然而，当纪椒坡将要算的事讲明后，算命先生心里一阵发笑。他想，有算天算地算命问财的，没想还有人问这个。但是，他觉得不说个出处，也有些失面子。于是，佯装地用手指掐算了一回，接着胡乱说道：“你向前走吧，待见到车上树、牛上房的地方，那便是你安家落脚的地方。”

这下子，可使得纪椒坡为难了。他想，车怎么能上树呢？牛怎么能上房呢？看来，这是算命先生在瞎懵人了。可是，也无奈，只好这样走着看吧。他带领全家人，越过山东境，便入了直隶界。经吴桥，过东光，穿越交河诸县，一路上都没有见到适意的地方。

这天，他进入了献县境内，来到了一个古镇。时当初夏，天色将午，一家人只好停车，来到一棵树的树荫下歇息。

树荫下，坐着几个妇女，一边说笑，一边纺线，或是纳鞋底、做针线。这儿，是一个偏僻的地方，住着的又都是一些村民，从来也没有见过什么大官。今天忽然有位大官从这里路过，穿着奇异，车饰华丽，马铃清脆。自然都感到新奇无比。于是，那些在田里做活的，在家里闲居的，无论是大人或是小孩，都跑到这里来看官儿。这一闹腾不要紧，人们只把个树荫下都站满了。那些纳鞋底、做针线的，自然是把那针头线脑的都拿在手里或抱在怀里了。然而，那些用纺车纺线的人就不好办了。她们怕人多踩坏了纺车，往远处挪又来不及了，于是索性便把纺车举起，挂在这棵树的树丫上了。偏巧，在这株大树北面不远的地方，有个由高向低的坡坎。一户穷人家，在那个坡坎处盖了一个地窖子房。地窖子房，即一面利用坡坎挖掘成墙，一面再另砌新墙，上面苫上盖，这个房子就算成功了。这个房子，从前面看，是个房舍样，有门有窗；从后面看，则是一个坡坎，根本认不出是房。这会儿，由于前来看官儿的人多，再加上喧嚷声大，把正在附近吃草的一个牛犊吓惊了。那牛犊儿没处去，就沿着那个坡坎跑到了这家地窖子的房顶上了。

这时，纪椒坡的老伴正巧一抬头，看见了摇挂在树上的纺车；一回身，又看见了跑上地窖子房顶的牛犊儿。于是，她心机一动，拉着纪椒坡的衣袖，说道：“你看，这不是车上了树、牛上了房吗？咱们就住在这儿吧！”

纪椒坡闻声，看了一眼，接着又打量了一下这里的地形地貌。单只见，这里虽遭兵燹，但小镇还算屋舍完整，古风犹存。它三面环河，一面着陆，交通豁达，树木繁荫，物产丰饶，真也是个好地方。随即他打听了一下，这儿名叫景城，于是便在这儿定居下来。

这就是献县纪姓的始祖。

经过二百余年的子孙繁衍，到了清代时，纪氏人丁兴旺，已成了献县屈指可数的大姓氏之家了。

当时，献县纪氏有两大支，一大支在景城，一大支在崔尔庄。崔尔庄，在景城东，相距三里许。析居在崔尔庄的一支，人丁更是兴旺发达，到清代康熙年间，已有几百口人，成为周围数十里内较有影响和气势的望族。而“崔尔庄纪”的子孙中，科举入仕的人多，比“景城纪”还有声名。传到纪润生这辈，“崔尔庄纪”地位就更加显赫起来。

纪润生名珏，是纪椒坡的十世孙，清她赠中宪大夫，官至刑部江苏司郎中，加三级累赠光禄大夫。

纪润生的妻子王氏，是河间县增生王云鹗的女儿。她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叫纪天澄，小的叫纪天申。纪天申又有四个儿子，长子叫纪容舒，次子叫纪容雅，三子叫纪容恂，四子叫纪容端。

纪容舒，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恩科举人，历任四川、山东二司员外郎、刑部江苏郎中、云南姚安军民府知府，加三级授奉直大夫，晋封中宪大夫，累赠光禄大夫。他又是个文学名士，著有《唐韵考》五卷、《玉台新咏考异》十卷。其夫人张氏，诰赠宜人，晋赠恭人，累赠一品夫人。到了这时，他家已是三代一品，极享盛誉。当时，在崔尔庄一带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数了北京就数崔尔庄。崔尔庄哟崔尔庄，九门九洞九关厢。十字街头跑开马，南关园子立道场……

可见当年威风，确实非同一般。

本书中，将要记述的风流才子、一代文宗、被誉为“恢谐大师”、举世闻名的《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字晓岚，于雍正二年（1724年），就出生在这个家庭中，就是这个纪晓岚，在中国文化史上，遂展一代英姿，开一代风范，成一代宗师。

## 第二章 蒙学乡里

雍正二年（1724年）六月十五日午时一刻，纪天申饭后到书房纳凉，靠在一张楠木椅上，手里捧着一卷书翻阅。看着看着，便进入了梦乡……

他看到从窗户钻进一只猴子。只见它只吃完桌上的果品，就到书橱翻腾那些书，象人一样，一部一部地翻着，看完的便扔在了地上。当将最后几橱书都捣腾到了地上时，已是一片狼藉。这时，猴子见纪天申手里还拿着一卷，就蹿上来夺……

纪天申一急，醒来知是一梦。看着手中空空的，书已掉在了地上。这时，儿子纪容舒房里的一名老婢女走进书房，向老太爷施礼说道：



“恭喜老太爷，午时一刻，大老爷房中的张夫人，添了一位少爷。”

这个刚降生的男孩，是纪天申的第五个孙子，取名纪昀，字晓岚。纪晓岚还有个哥哥，名清焯，字晴湖。纪天申的另外三个孙子——纪暄为容雅所生、纪晖为容恂所生、纪清畛为容端所生。

这纪府里的五公子纪晓岚，皮肤白嫩，容貌端正，天资聪颖，禀赋异常，倍受一家人的宠爱。

纪晓岚两三岁时，每天睡觉很少，常常白天玩上一整天，晚上还要玩到深夜，乳娘李妈困得眼皮都睁不开了，纪晓岚却玩得兴趣勃勃。四五岁时，婢女晚上带他到屋外去玩，他东钻西跑，同白天一样快。于是，人们发现这孩子实在有些与常人不同：在漆黑的夜里，他的两眼炯炯发光，不用点燃灯火，就能看到黑暗中的物件。这实在令人惊叹不止。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种特异功能却慢慢地收敛了。

纪晓岚 69 岁时，在所写《槐西杂志》中，有如下一段记述：

“余四五岁时，夜中能见物，与昼无异。七八岁后渐昏闇，十岁后遂全无睹。或夜半睡醒，偶然能见，片刻则如故，十六七岁后以至今，则一两年或一见，如电光石火，弹指即过。盖嗜饭日增，则神明日减耳。”

他这时已是文章泰斗，享有盛誉，不会编造出古怪离奇的故事骗人，所以人们都是相信的，确也如此。

幼年的纪晓岚，很喜欢听大人讲故事，整天缠着大人们讲个没完。故事讲得最多的，是他的爷爷纪天申。在老太爷的五个孙子中，小纪昀口齿伶俐，乖巧异常。老太爷常把他搂在膝前，讲述古往今来的传奇故事、神话传说。小纪昀听得津津有味，迷恋不已。

后来，老太爷一句一句地教他背诵律诗绝句，往往刚教三四遍，他就能一字不错地背诵下来。老太爷惊喜异常，便盘算着，要给孙子请一个有名望的先生，早些给他开蒙。

这年夏天，纪晓岚刚满五岁。纪天申为孙子请来了一位启蒙老师。这位先生名叫及濡爱，河间府交河县人，与纪家是姻亲，按辈份来排，当称他的学生纪晓岚为表叔。

及濡爱在弱冠之年就考中了秀才，但直到四十，却屡试不第，也就打消了科举进仕的念头。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谈古论今，滔滔不绝。原在家赋闲，连续接到纪天申的几封聘书以后，不好推辞，便来到纪府。

及先生首先教纪晓岚学《三字经》。开始几天，每天教 20 余字，原以为这样就学得不少，不曾想这孩子过目不忘。念几遍就背熟了。于是，以后便每天多教几句，不到一月，就把一本《三字经》背熟了。接着，及先生又教他《千字文》，刚满一月，小纪昀已经是倒背如流。及濡爱欣喜异常，为遇到这样一个学生而十分自豪。

一天，纪天申来到塾馆，想看看孙子学得如何。及先生见面就夸奖起来，说这

种天资颖异的孩子，只能出在纪府。老太爷十分高兴，捋着胡子笑个不停。接着，便把孙子叫到跟前，让他把学到的功课，背诵一遍。

纪晓岚小口一张，就象江河流淌，滔滔涌来，清扬悦耳。《三字经》、《千字文》，都是一口气背完，一个字不错。老太爷听着不断抿嘴，微微地笑个不停。

听完孙子的背诵，老太爷又拣出当中的几个字，写在纸上，让纪晓岚来认读。纪晓岚读得一字不误。老太爷回过头来，拍拍及先生的肩膀，笑着说道：

“纪昀如此长进，全仗贤甥教诲有方啊！贤甥博学多才，还望对他严加训导，以期养育成才呀。”

说罢，老太爷和及先生商量起来，下一步要如何教这孩子读《五经》、《四书》，和练习写字。

纪晓岚听了爷爷的夸奖，小脸上露出甜甜的笑容。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一种思学若渴的愿望。只不过他活泼顽皮，有时也会受到先生的训斥。虽然他闻过则改，但却改而又犯。倒是在学业上，能够不断长进。

这时，纪晓岚的父亲纪容舒被放了外任，到云南出任姚安军民府知府。从直隶到云南，远隔千山万水，并且考虑到任期不会太长，便把家小留在故里，托咐四弟纪容端多加照管，自己便前去赴任了。

纪容端是府学庠生，精读经史，工于诗词，他很喜爱纪晓岚，见侄儿天资颖异，便也悉心栽培。在纪晓岚跟随先生攻读“四书”的同时，纪容端已开始教他作诗对句。先从对句教起，继而学作诗，纪晓岚所作联语对句，大多用词恰当，对仗工整，出言幽默，脍炙人口。

纪容端在启发侄儿认真思考时，常教诲他说：“世间没有不能属对的事物，只要认真思考，总是能找得到、对得上的。”遂以身边的事物为题，要纪晓岚属出对语，鸟木虫鱼，风花雪月，无不涉及。纪晓岚反映敏捷，对答如流，海阔天空，思绪纷呈，常出人意外，妙语天成。叔侄俩你出我对，一问一答，有说有笑，十分惬意。

这天，纪晓岚又去找四叔出题，一路上蹦蹦跳跳，嘴里还哼着四叔教给他的“对韵”：

姐对妹，弟对兄，小儿对老翁。三姑唤四嫂，二老戏双童。

家庭百十口，世代四五重。门前栽杨柳，屋后长梧桐。

古宅秦砖覆汉瓦，邻寺铁杵打铜钟……

纪晓岚一抬头，见已走到四叔屋内。四叔说：“你看屋里，还有什么物件没有对过？”

纪晓岚看到婶母李氏正在里间做针线，坐在炕沿上，双腿下垂，一双小脚上穿两只红缎绣花软鞋，十分惹眼。就冲着容端挤眼一笑，用手一指：“此物尚未对过。”

四叔一笑，出一上联道：

“三寸金莲瘦；”

纪晓岚眨眨眼：

“一双绣鞋轻！”

说罢，笑不可支。

李氏一听这叔侄俩在拿她开玩笑，停下手中的针线，嗔怒着拿起炕上的笤帚，骂道：“小兔崽子，这也能用来作对吗？”容端急忙上前劝解：

“谁人不有足？”

纪晓岚提衣衿，上前佯施一礼，笑嘻嘻的说道：

“何必动无名。”

这一对答，把四婢逗笑了，说道：

“去去去……”叔侄俩被李氏撵出屋来。

纪晓岚性喜玩耍。一日，要婢女梳上清髻髻，状如蝉头，怪模怪样地去街上耍闹，迎面撞见常来他家行走的和尚惠明。惠明走到近前，笑着说：“五公子，都说您联语对得好，我出一联可否？”

纪晓岚把头一歪：“尽管出来！”

老和尚用手拨了拨纪晓岚的清髻髻，出一上联道：

“牛头喜得生龙角；”

纪晓岚白了老和尚一眼，张口对道：

“狗嘴何曾长象牙。”

站在一旁的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老和尚也笑道：“五公子果然天资聪敏，将来定是栋梁之才。”

此后，纪晓岚出口成章的本领在乡里传开了。人们常出对考他，他也常以妙句相对，出语不凡。纪晓岚在书馆里的功课每天都是早早完成。先生常是早晨布置，中午检查；午后布置，傍晚检查。书馆里十几个纪氏子弟，每次都是纪晓岚第一个背完功课回家。

那天傍晚，纪晓岚早早回到家里，找出陀螺和鞭子，等着叔伯哥哥纪珍放学后一起打陀螺。他等得心烦了，就跑回塾学里观望。

原来老师在水边闲走，看到人们把收割的芦苇垛起来，有的苦上了苇席。于是，便编出一个“苇草织席席盖苇”的上联要弟子们来对。学生们对不出，先生便把他们留下了。纪珍也在其中。

这会儿，纪珍见弟弟来了，便悄声把上联告诉了他，要他帮着对出一下联。纪晓岚稍加思索，便有了下联。他把手里拿着的小鞭子，朝哥哥一晃，说道：“下联岂不正在弟弟手中？！”

纪珍看着鞭子，眉头皱了起来，不解其中用意。

纪晓岚见先生走了过来，便替代纪珍对先生说：“学生有一下联，不知妥否？”

先生说：“请你答来。”

“学生对的是‘牛皮拧鞭鞭打牛。’”

“苇草织席席盖苇，牛皮拧鞭鞭打牛。”先生吟咏一遍，便连连叫好。

接着，又出一上联要纪晓岚来对：

“鞭打黄牛背；”

学生们听着有趣，都跃跃欲试。先生见了，便要他们来对。连续对了几个下联，先生都不太满意。这时书馆外传来几声狗叫，纪晓岚应声说道：“学生对‘棍戳黑狗牙’。”

师生听了哄堂大笑。先生赞扬纪晓岚大胆地想象，笑哈哈地让学生们放学回家。

纪晓岚8岁的时候，已经读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接下来便是读《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五部儒家经典著作。他的学业成绩总是在书馆同学中遥遥领先。放学回家，他常常钻到纪天申的书房里，一本一本地浏览爷爷的藏书，经史子集、百家杂说，无所不读。有时将记有同一件事的几本书，一齐找出来，对照比较，辨别异同，考其优劣。有时连地契文书、官家文告、乡间应酬等文稿，也都读得津津有味。各类书籍都认真诵读，使他养成了博闻强记的习惯。一些难于理解的语句，常记下来到书馆请教先生。一些篇幅较长的文章，他也能记住层次，述其大概，精警句段，熟记于心。渐渐地，家中的藏书，已不能填饱他的胃口。于是，他的注意力，便转向了书铺。

景城离崔尔庄三里，北依子牙河，是一个水陆码头，商业发达，文化繁荣。这里文风极盛，人们在劳作之余，崇尚诗词唱和。铺店馆肆门口，都挂着对联招牌，联语精辟，对仗工稳。纪晓岚常随家人到景城游逛，便将各家门口联语，一一记住，回来后便和家人及同学们谈论，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景城东头，有一书铺，是纪晓岚最爱光顾的地方。书铺主人是一位老儒，世居景城，人称“冯先生”。冯先生学识渊博，精通书史，广搜善本、秘籍，于是冯氏书铺饮誉一方。隔三差五，纪晓岚就要跑到这里来，浏览所喜爱的书籍。看完一卷，再换一卷，有时一卷尚未读完，看看天色不早，就记下页码，下次再来续读。冯先生起初没有在意这位小娃娃。时间长了，渐渐发现这位俊秀的学童有很浓的读书兴趣，只是他来了看一阵就走，却很少买书。一卷书拿到他手里，一页不拉地翻阅，读完了扭头便走。端详他的穿着打扮，又不象贫家子弟。

一次纪晓岚正捧着一部《紫山奏议》阅读，冯先生走到他跟前说道：

“这部书是明季直隶省永年县胡瓚所撰。胡瓚是闻名一时的俊才，弱冠之时即登弘治癸丑科进士，曾任大同巡抚。胡公才智超人，所陈边防六事，皆为圣上嘉纳，后来当了工部尚书。鄙处尚有明公所著《巡边录》八卷。公子少年大志，将来定是国家栋梁，两书不可不读，公子有意购买，可七折收费。”

纪晓岚没想到主人一上来就是一套宏论，这下可把他窘住了。他看冯先生慈眉善目，便施礼道：“请先生海涵！晚生今天有事来景城，原本没有购书之意，路经贵铺前，只想进来看看，让先生见笑了。”纪晓岚答得彬彬有礼，说完想一溜了之。

“公子且留步！你先把书带着，改天再还书金不迟。”纪晓岚见主人如此盛情，感到走停两难，只好讲明实情。

“先生不要生气，实是晚生看过一遍后，就不用再买了。望先生多多原谅。”纪晓岚忐忑不安地回道。

冯先生见晓岚如此回答，便检出几篇《紫山奏议》中的奏稿，让纪晓岚复述。纪晓岚一一讲述其主要内容，精警之处竟一字不错。冯先生惊诧地睁大眼睛说：

“公子过目成诵，真是天下奇才，日后定为国家栋梁，老朽失敬失敬！”

问明眼前的小孩即是崔尔庄纪容舒的二公子后，冯先生高兴异常。冯先生和纪容舒早就相识，冯、崔两家又是世交，便连忙说道：

“贤侄以后只管常来看书，愚伯是非常高兴的。铺里人多嘈杂，不是读书之处，老朽有一间书房，白日闲着，贤侄来后就在书房里读，定会满意！”

随后，冯先生将书铺交给别人照看，把纪晓岚拉到内宅，看过书房，又热情地款待了他一顿便宴。纪晓岚受到如此礼遇，有点儿受宠若惊，称谢不迭。

此后，纪晓岚常去书铺里借书看，有时一卷没看完，又爱不释手，冯先生就让他带到家中去读。这样，在他小小的年纪，就读了许多古今名著，包括他喜欢的《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拍案惊奇》及一些明人笔记小说都是在这时读到的。

到了9岁这年，纪晓岚到县里参加童子试。入考场前，他手里正拿着一截树枝和几个相识的考生玩耍。这时，担任主考的教谕来了，纪晓岚赶忙把树枝藏在袖筒里，一本正经地向教谕大人问好。

先生看着这个小机灵鬼，心中十分喜欢，便把他叫到身边说道：

“你这个小顽童，生得倒挺机灵，不知你的书念得如何？”

纪晓岚的娃娃脸上，两只大眼晶晶闪亮，看着教谕说道：

“一会儿入场考试，大人就会晓得了。”

他这么一说，把教谕大人逗乐了，说道：

“现在未入考场，我倒要先试你一试。”

说完，教谕给纪晓岚出了一联，要他来对，这句上联是：

“小童子暗藏春色；”

纪晓岚听了，脸上微微一红，便扑嗤一下笑出声来，想是先生看到了自己刚才顽皮的样子。便赶忙回答了一句下联：

“老宗师明察秋毫。”

教谕听了含笑点头，没想到这个小顽童对得如此巧妙，拍拍纪晓岚的头顶称赞道：“好，好！你真可称得上是个小才子啊。”

后来，纪晓岚到河间府参加童生试，他的顽皮又引起了考官的注意。考官是三年前登科的举人，正是踌躇满志的时候，听人讲这个小顽童就是有名的小神童，便要试一试试他的才思。

考官给纪晓岚出了一句上联：

“十岁顽童，岂有登科大志？”

哪里想到，纪晓岚人小心大，一点也不胆怯，看考官出联有讥讽之意，竟然反唇相讥，对了一句下联：

“三年经历，料无报国雄心！”

考官听了，苦笑两声却对他奈何不得。猛然见门上绘着神荼、郁垒两位门神，就又给纪晓岚出一个上联：

“门上将军，两脚未曾着地；”

纪晓岚毫不示弱，略一思索答出了下联：

“朝中宰相，一手可以托天。”

考官看这“神童”，还真有点学识，满意地笑了起来。

半年之后，这位考官已是河间太守。这天打从崔尔庄头的官道上路过，看一群小孩正在路边玩耍。忽然间，他们玩的球打进了轿子，太守便让轿夫停下。待他走下轿来未曾说话时，太守身边的衙役已先喝斥起来，把一帮小孩，吓得四散而逃。最后，只有一个面目清秀、皮肤白嫩、扎着一条长辫的十来岁的小男孩，站着没动，小脑袋转来转去地在太守及其随从人员身上打量。太守觉得奇怪，仔细一看，认出这个小孩正是去年参加童生试的纪晓岚。

纪晓岚看着太守也笑了，原来他也认出了这位太守就是他参加童生试时的主考。于是，纪晓岚施上一礼，口中说着：“拜见宗师大人。”

太守把球拿在手里，对纪晓岚说道：

“这球是你的吗？”

“正是晚生之物。”

“不在学中读书，跑到官道上恣意戏耍，竟将球打入我的轿中，实在太淘气了！”

纪晓岚低头说道：“学生知罪，所以不敢跑开，站在这里等着给大人赔罪。”

太守被这小顽童的伶牙俐齿说得高兴起来。他把手中的球晃一晃说道：

“好吧，我给你出一上联，你若能对得出，就把球还给你。”

纪晓岚笑着答道：“谢大人指教。”

太守说道：

“童子六七人，惟汝狡；”

纪晓岚想了想，脱口而出：

“太守两千石，独公……”

说到这里，不往下说了，两颗眼珠盯着太守脸上，滴溜溜乱转。

太守问道：

“为何不将末字说出来？”

纪晓岚慢吞吞地说道：

“太守大人如果肯将球还给我，那就是‘独公廉’，假如您不肯还给我……”

“不还给你怎么样呢？”

“那便是‘独公贪’啦！”

这下倒把太守气得笑起来，然后说道：“你真是个十足的顽皮鬼！”

太守看这孩子聪慧狡黠，胆大过人，将来必成大器，心中十分喜欢，便笑着拍拍纪晓岚的头，把球还给了他。纪晓岚又给太守施了一礼，扭头就跑了。

时过不久，纪晓岚少年断案的事又在各村传说开来。

那是这年初夏的一天傍晚，纪晓岚从景城冯氏书铺借书回来，要回崔尔庄去。

待他走到景城东街口时，便被一群人挡住了去路。人群之中，声嘶力竭的吵闹之声不绝于耳，纪晓岚挤到人群里面，看见两个大汉正争吵得面红耳赤。这两人一个三十岁上下，另一个四十多岁。他俩中间放着一只簸箩。

那个三十来岁的汉子赤裸着臂膀，满口污言秽语，眼珠子快瞪出来了。那个四十多岁的人也不示弱，袖管高挽，两手叉腰，骂骂咧咧，一张嘴唾沫星子四溅。看样子，这两人大有拼个你死我活的架式。

纪晓岚眨巴着两只乌黑的眼睛，东看西瞧地观察起来。他从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明白了这两人争吵的原因：这三十来岁的汉子，是油坊里的掌柜；那四十来岁的男人，是个面坊掌柜。他们的两家作坊离得很近，常互相借用工具。前几天，油坊里少了一只簸箩，掌柜就去面坊里找。面坊里的人说，他们没有借。可是今天，油坊掌柜到面坊来闲坐，看到面坊掌柜手中拿着的簸箩，正是自己家的那只，便欲拿回。结果，都说是自己的，话不投机，各不相让，两个人便争吵起来。

乡亲们围了很多，但谁也不清楚当中的细节，说不清簸箩到底是哪家的，只好看着着急，也想不出劝解的话来。

这时，纪晓岚心生一计，竟然忘了自己还是个小孩子，却象个大人似地上前劝解，说道：

“两位为了一只簸箩，吵闹的不可开交，实在太不应该，岂不有损两家的和气？快别吵啦，快别吵啦！”

油坊掌柜看着赶来说话的小孩，是个富贵人家的公子哥，就对他说：

“少爷闪远一些，这事儿不是你能管的。后站些！后站些！以免伤着少爷。”

谁知纪晓岚听了这话，不但不后站，反而两手叉在腰间，扯直嗓子高喊起来：

“岂有此理！你说是你的，他说是他的。我看你俩的话，都不足为凭。还是叫簸箩自己说话，说说谁是它的主人。”

众人听了，哗然大笑起来。人群中有人认识这是崔尔庄纪府里的五公子，便乱哄哄地议论起来。谁也不肯上前阻拦他，觉得有好戏看啦。这两位掌柜听着众人的议论，也知道了这个小公子是谁，也对他奈何不得，只好由着他的性子来了。

纪晓岚把书放下，从人群中的一个人手里要过一把铁锹。人们不清楚他要干什么，便都瞪大了眼不说话，看这小公子怎么做。

纪晓岚把簸箩往地上一扣，用锹把在簸箩底上敲打一阵，然后放下铁锹，又把簸箩轻轻挪开，弯腰在地上左看看，右看看，接着伸两个指头在地上捻了几下，好象他捡到了什么细小的东西。

然后，纪晓岚直起腰来向众人一笑，开口说道：

“这只簸箩说了话，油坊掌柜是它的主人！”

面坊掌柜一听，恼怒起来，脸膛憋得像猪肝一样，指着纪晓岚嚷道：

“公子你不可信口乱说，小可才是真正的主人。”

纪晓岚张开一只小手，另一手指着说道：

“你不要再争了，这些芝麻粒就是证据。”说着走到面坊掌柜面前，伸着手让他看手中的芝麻粒，“你说簸箩是你的，那么你就经常用来盛面和五谷杂粮，可是刚才敲打几下，却掉下这么多芝麻粒，这只簸箩究竟是谁的，这不是不言自明了吗？！”

面坊掌柜的不好再说什么，脸上作红作白地，扭转身挤出人群走了。油坊掌柜连声称谢，周围的人也议论纷纷。

一场难解难分的争吵，就这样偃旗息鼓了。纪公子才十来岁就会审案的事，也马上不翼而飞，在四乡八里传说开来。

纪晓岚生活的年代，正是鬼神之说盛行的时候，人们或多或少地相信，在这大千世界上，还到处游荡着一种人类以外又非动物的精灵。

据传在一个秋天的夜晚，纪晓岚在塾馆中读书到深夜，一个人打着灯笼去茅房。茅房早有一人蹲在那里。在幽暗的灯光下，纪晓岚看不清那个人是谁，就问了一声：“谁呀？”

“我是鬼。”蹲着的人低头说话。

纪晓岚听了一楞，看那“鬼”觉得也没什么可怕的，便笑着说了一声：“鬼也会屙屎，没听说过。”那“鬼”低头不语。

纪晓岚的灯笼没有地方放，看那“鬼”的大头顶平平的。于是，他就把灯笼往它头上一放，说道：

“你是个善鬼，这次你干点儿好事，给我顶会儿灯笼吧！”

那“鬼”等纪晓岚解完手，把灯笼交还给他说道：

“纪爷纪爷你好大胆！”

纪晓岚笑哈哈地摸摸“鬼”的头，说道：

“小鬼小鬼你好大头！”

然后他又狡狴地笑道：

“小鬼儿，你为我顶灯笼，我也没什么可赏你的东西，就赏你块煎饼吃吧。”

说着这话，他把一直捏在手中的那张刚才用过的手纸，塞进“鬼”的嘴里。

“鬼”闻到一股臭味，明白塞进嘴里的是手纸时，“嗷”地大叫一声，跑出茅房不见了。



纪晓岚也不追赶，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同窗的学童听到叫声赶来时，纪晓岚一走三晃地笑着，大家莫明其妙，回到屋中询问，都听得大笑起来。但直到后来，也没搞清那天究竟是人是“鬼”。

纪晓岚到了十一二岁的时候，已经是满腹文章。言谈举止，要比其他年龄相仿的孩子成熟得多，成为这帮小伙伴的“小军师”。由于他活泼好动，又嘎里嘎气的，比那些大点儿的孩子更淘气。

为了这些，他的祖父纪天申、祖母张太夫人、母亲张夫人、四叔纪容端和婶母李氏等盼望他早日成才的人，不得不对他严加管教，无奈这孩子聪明灵活，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塾馆，都能变着法地玩个痛快。

那年元宵节，纪晓岚和弟弟妹妹们去景城逛元宵灯会，由老仆人施祥陪着。纪晓岚看市上好玩的东西很多，便和弟弟妹妹去买。纪昉等几个孩子每人买了几件心爱的玩具，拿在手中高兴异常。纪晓岚却只买不玩，等着拿回家中再玩，本来这也无可非议。可是让施祥琢磨不透的是，这位小少爷见什么买什么，买得实在拿不了，还要去挑选，不得已，施祥这才在一旁说了话：

“五少爷，少买几件吧。一下子买这么多，哪里玩得过来？人家都说玩物丧志，你可不要耽误了功课呀！”

纪晓岚听了，摇头一笑说：

“我是买了供玩一年的，要是只买三五件，坏了就没有玩的了，不是还要来买？这下一次买够了，反倒省事些。”

施祥见劝也不听，只好由着他。回到家中，大人们见孩子玩得痛快，自然也很高兴，惟独施祥却像有什么心事似的，闷闷不乐。

施祥小名举儿，与纪容舒同岁，早在8岁时就来到纪府，为纪容舒当书童。几十年来，忠心耿耿，很受纪府上下的尊重，都习惯称他“老举哥”，是纪府里地位较高的仆人。

施祥见到纪晓岚的母亲张氏，对夫人说道：“五少爷买的玩具太多了，夫人该管他一管。”

张夫人正在高兴头上，一时没有在意施祥说的话，随口说道：

“哟儿高兴，就让他去玩弄吧！”

施祥忠实正直，向来把纪家的事，看得比自己的还重要，听了夫人的话，也不好再说什么，但心里很不舒服，就去找太夫人。

施祥对太夫人说道：

“太夫人，我想跟您说件事，不知道该不该说。”

张太夫人笑笑道：“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施祥说道：“五少爷去观灯火的时候，买了很多玩的东西。钱花多少倒不值得吝惜，只是明天先生就回来开馆了，少爷要到馆中读书。买那么多玩的东西，您说他是顾着玩哪，还是顾着读书哪？老夫人应当管教他一下才好！”